

人与自然

竹园秋景

❁ 郑上弦

当郑州市人民公园恭迎秋的大驾时，百花众芳的酬客热情也格外醉人。与林荫游人擦肩接踵，花前笑靥灿烂鲜然不同，东南一隅的竹园，显得很静谧。别有一番韵味的竹园，就慷慨地“赏赐”给我和其他为数不多的游客欣赏了。

是啊，秋季的竹园有什么可看的呢？四月，观它的嫩竹破土时饮着温柔的春雨；伏天，赏它的酷暑之中劲节虚怀刚刚不屈的挺拔身姿；冬日，看它无畏风雪立于天地之间同寒梅相似的一分不屈。而秋天，又有什么可赏的呢？竹，它不同于仅仅开放一个季节便凋零入泥，只求一晌贪欢的娇柔花朵，而竹是在不倾诉离殇的绵长岁月之中四季常青的植物。如果偏要道出竹园秋日的独特之处，我想，那是它萧萧孤凄，哀而不伤的气氛。

行色匆匆绝对赏不懂竹园风趣。若身着青衫，浸入迷蒙秋雨，让故人来寻你，来一场“竹深不知处”才叫有趣。此时若柔荑再轻捏起一块桂花酥，佐味叶上露珠虽品入口，则心荡涟漪也。所以下午我立即行动起来，当我迈着小步踱过圆形雕花的小门时，首先看到的仍是那一望无尽的碧色。凉风拂过，翠竹便连带着满身纤长的叶子和着秋风“索索”作响。那一刻，才终于亲自领会到了“月中寒影下石池，风起涛音闻曲调”的听觉饕餮盛宴。但是，待风离开后。地面上并没有掉落的竹叶。只是一株小枫树飘下了一些柠檬黄色的叶子，因为刚刚下过雨的缘故，地面还未干，所以金澄澄的枫叶黏在了地上，像是孩童们用彩纸剪下后摆在地上的窗花。仔细地端详着竹叶，才发现它们大多数在尖端都泛起了黄色。大自然终究还是为不屈的竹子烙下了印记。在清纯碧色的竹叶上点缀着一点鹅黄色，在美的角度是锦上添花了许多，可我还是更喜欢它斜鬓插上的这支“鹅黄花钗”前的不施粉墨。这时，我不禁又想起了入园时远远望去的一片翠绿。人们大多都认为它们有极旺盛的生命力四季常青，而竹子无力抵抗秋的证据也只有它们自知罢了。突然觉得这竹子很令人心疼，颇有点像江湖中“寂寥也不妨笑面对人”的侠客。

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本有几个游人也不见了踪影，因为没拿伞的缘故，我只好独自到亭中避雨。从亭中看“雨落凡间，天地挂帘”的景象也一点不比雨中漫步的情趣少。

雨渐渐停了，天生出了绯红的霞光。文人墨客常以血比作残阳，未免有些悲切。倒不如比作为讨月亮欢心而刻意搽上的胭脂。湖的另一岸上恰巧有人在仿古的阁楼里舞着水袖唱戏，台下的观众快门拍应和。橘黄的灯光印在了湖面上，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喜乐祥和。远望公园的拱桥，恍惚中竟有了一丝身在周庄水乡的错觉。公园的矮墙虽低，但仿佛隔着一面墙就隔出了两个世界。当街道在喧嚣的车水马龙中放着一张摇滚乐碟时，竹园则摇曳着斑驳的树影唱着一曲唐宋元明清。

秋月已经被太白金星捞起，对面舞榭歌台也终究是归为了宁静，我一人“孑然一身”消受这美景。

薛之恒又是一阵哈哈，尔后眼瞅着唐明生。唐明生马上说：“你弟弟，回去了吧？”徐亚男说：“回去了。还得谢谢你小唐书记呢。你下回去省里，我请你喝酒。”唐明生说：“谢啥。回去就好。”往下，薛之恒说：“对，以后有事就找小唐。”接着又哈哈一阵，就告辞了。这一次，薛之恒并没有送红包。不过，他吩咐唐明生，悄悄把办“满月酒”的账给结了。

这次酒宴，唯独刘金鼎没有来。那是老师不让他去。事后，刘金鼎打电话告诉李德林说，徐亚男张罗着在梅陵县城一家酒店摆了100桌！各地都去了人，小轿车停了一街道。刘金鼎说：老师，很不好啊，影响你的声誉呀。李德林放下电话，捧着头，蹲下了。

第二天，徐亚男抱着孩子，带着娘家和婆家的几十口子亲戚，带着胖子红皮鸡蛋，还有……像得胜的将军一样回来了。当天虽走了一些人，还留了几十口子，屋里屋外全是人……没办法，只好安排在“农科大”招待所。一住住了三天。

史海钩沉

林则徐治水

❁章中林

一说到林则徐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虎门销烟。其实，在他40年的政治生涯里，除了抵御外辱，治水是贯穿了他的一生。从北方的海河到南方的珠江，从东南的太湖流域到西北的伊犁河都留下了他治水的足迹。

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，林则徐外任浙江杭嘉湖道。林则徐到任后将水利建设列为主要的施政内容，亲自勘察的海塘水利，对旧塘脆弱者加以整修，所修新塘较旧塘高二尺许，并在以前规定的“五纵五横”之外增添桩石，以求牢固。此任为时不长，却博得道光的好评，这是他兴修水利的开始。

道光十五年(1835年)，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。6月，宝山县境内连遭风潮，海塘被冲塌5000余丈，房倒屋塌，灾民蓬栖露宿，奄奄待毙。林则徐决定对海塘进行大修，经过他反复计算，修缮经费需要20余万两，而当时他刚刚奏请动用国库银两对浙江海塘进行大修，不便再向朝廷请款，怎么办？他带头率领巡、道、州、县各级官员各捐3000两并发动地方富绅捐输，陆续筹集银两25万两。自此，数百里的塘堤上人流如潮，万众争奋。巡视工程，林则徐亲自上堤，并逐段用钻子探测新修海塘的质量。其认真如此，让人感慨。

道光十七年(1837年)，林则徐任湖广总督。这

年5月，洪水陡涨，湖北潜江县长湖垸(今熊口镇境内)、汉川县白鱼垸两处民堤，各有漫溃数十丈——低洼田亩受淹，各地堤防险工林立。他清醒地认识到“防守之道尤须于上游加意”。他亲自丈量南北两岸堤工尺寸，分最险、次险、平稳三项，以便稽查防护。在大汛期内，督修将溃之处，对险工堤段指示机宜，加强巡护。这年长江、汉水水势最大，但因为林则徐和同僚分工巡防，周密查勘，“幸保无虞”。到了年底，林则徐抓紧冬令水落归槽和农闲，部署了一年一度的堤防岁修工程。

第二年4月，潜江等州县，“均已报岁修完竣”；等到8月，“于岁修之外，复经劝捐兴办……各垸老堤加高撑帮之工，臣皆亲往维验，均系砥礪坚实，足资抵御。”到了年底，“经过各属，正在陆续收成，稻谷杂粮均属丰稔，市价亦皆平减。”这次整治，从道光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，潜江再也没有经受过水灾。

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，林则徐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充军新疆伊犁。这年6月，河南祥符(即今开封)黄河决口，河南全境以及安徽5府23个州县被淹，朝廷急命军机大臣王鼎为总理河务。他上疏请留林则徐襄办水务。

林则徐亲自驻守祥符六堡河上，早出晚归，奔波

不息，现场指挥，事事躬亲，甚至日夜与士卒同舂锄，造坝堵口，博得工地下上的赞誉：“林公之来也，汴梁百姓无不庆幸，咸知公有经济才。其在河上昼夜勤劳，一切事宜，在资其赞画。”半年时间里，他“总以勤、慎、廉、和四字处之”，带病支撑，即使面对流言蜚语，也丝毫没有却步，始终如一。第二年六月初八日寅时，堵口工程合龙，东河河口告竣，林则徐却仍被“发往伊犁效力赎罪”。

道光二十四年(1844年)，为了垦复阿齐乌苏地亩工程，在伊犁将军布彦泰的支持下，他决定把喀什河引水渠道拓宽加深，开挖新渠引入阿齐乌苏东界水源。他对阿齐乌苏渠(即湟渠)采取分段捐资修建的办法，并且自己主动捐资承建了最艰巨的龙口工程。至今，伊犁人还是习惯地称“湟渠”为“林公渠”。在吐鲁番盆地，他对坎儿井的形式和效益做了高度评价，大力推广，使久荒之地成了沃野。为感谢他，百姓把“坎儿井”改成“林公井”。

林则徐治水的经历是丰富的，他在当时我国水利建设上的贡献和功绩堪称独一无二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。今天，再读他当年治水的过程，我们可以读出他怜恤民苦、忠于职守、克己奉公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格操守。

新书架

《武侠物理》—— 武侠演绎的物理更有趣

❁孙江华

作为一本物理科普书籍，该书既涵盖了基础物理学的声、光、电、磁、力，也涉猎了高深的量子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，它既解读了日常的潮汐运动、动物体能、视觉暂留等现象，也介绍了特斯拉线圈、天体黑洞、广义相对论等日常视野之外的物理理论。这本“旨在探讨江湖世界的物理规律，揭秘神奇武功的科学原理”的科普读物以武侠故事为引子，将严肃的物理理论轻松地愉快地重新演绎出来，使读者在兴致勃勃的参读、领悟物理知识的同时，也得以从科学理性的角度重新检视武侠世界。由此，纯粹的理论学习变得玄幻而奇妙，在这科学和幻想的交相辉映之下，读者沉浸到一个奇妙的世界之中，光怪陆离，却又万法归宗。娱乐和科学终于达成了完美融合，使得武侠“落地生根”，使得物理“花团锦簇”，不啻为新式科普的典范之作！

的拥抱，不离不弃。垛口与码头，相望依稀，盈水商运，迷幻在往昔。

历史曾熙熙攘攘，如今随车水马龙而去。由南到北，几世繁华，风雨兼程；浪漫人生，水路悲欢，皆已无影无踪。

古城墙尚在，如躺下的腰身。如一段不断的筋骨，铭记一段风清日丽的岁月。城墙内外，一面是原野，一面是古街。当年拥挤的票号收敛了雄风，商铺小巷焕发新容，只是，处处尽染烧鸡的味道。

唯古城墙，或荤或素，或闹或静，不语不张，默默修养。

大王庙

十方之内，四大王集聚。祠主与盐商，从津门踏水而来，在滑州古渡旁，圈种夙夜心愿。

他们想在身体上长出风调雨顺，运河水清，梦想开花，生意兴隆。

于是，战国的李冰，南宋的谢绪，明代的(黄)守才、(张)居正，清代的(朱)之锡，五位治水大人在民众的祈愿下，于大庙安身。

他们穿越时空，畅谈和水交流的心得，集结驯水的本领。

游人用目光和崇敬，拂去塑身上的灰土，让他们的人生不再蒙尘。

滑台，是叱咤风云的瓦岗故里，刀枪剑戟舞动天下，大王林立，根植一段激情的历史。而大王庙，却无硝烟，清静安闲。

这里的大王，不曾金戈铁马，舞枪弄棒。他们用智慧，用民心，赴约波动的激情。

散文诗页

滑台五章

❁唐 朝

透过高大的石像，我看到一代文学巨匠的清贫。生命的40多次迁升，如石阶而上，在滑州的脚印，于青石上闪着寒冽的光芒。

滑州的水土，是温暖的，盛产好客与热情；为古书中的六字记载，慷慨解囊，将欧阳大人屹立在胸膛上敬仰。

心愿是一项工程，不仅仅是为一座雕像，更是过程中的精神担当。政史抒记，文笔飘香，地气流淌，风骨渐长。气度与理想，沧桑与谏世，似醉似仙，不在乎仕途中身心动荡。

在广场，天空寂阔。恍惚之中，有旗招展，迎新涤旧。高大的身影，在穿梭在呐喊，为文学之精神，为国运之永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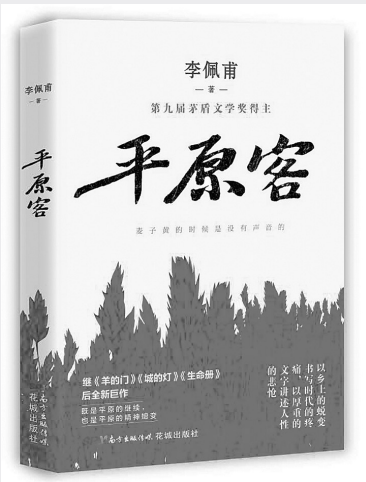
移步而上。我用敬仰将石雕拥抱，寻找冷硬之中或高或低的声响。

滑州古城墙

在古镇道口，我和3000米古城墙同行。前方是水天一色，水卧卫河之滨，喂养着古运河；天是明清的散韵，蔚蓝，高远。

古城墙的血肉，黄土与青砖，相互依偎；几百年

连载



然推出了金蛋子；癞蛤蟆纵身一跃居然幻化成了天鹅；还真个就是秋风一醒醉了泥鳅，老锅苦熬不敌弱水三千；古道西风瘦马，枯藤老树昏鸦，断肠人在天涯！到了今天，他终于明白了，什么叫做五味杂陈。在暗夜里，他常常痛苦万分地对自己说：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儿子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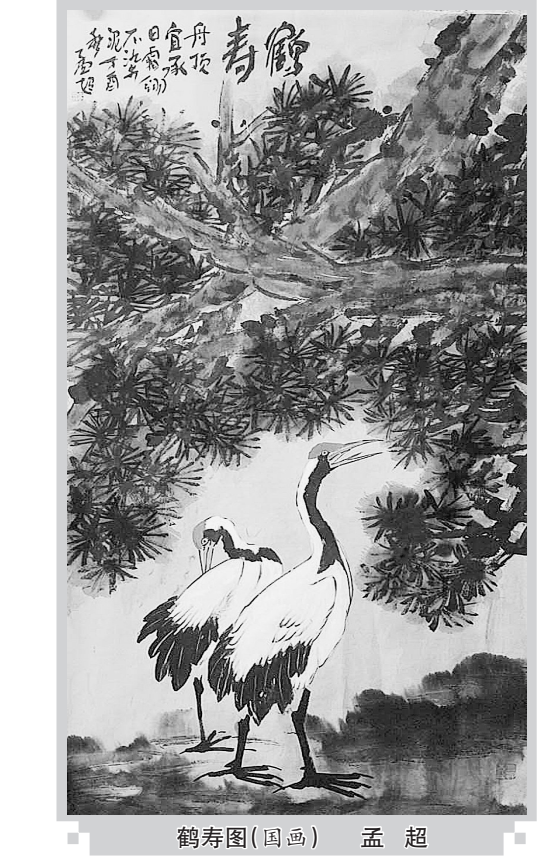
赫连东山有一个绰号：“刀片”。赫连东山还有一个“敌人”，那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这个绰号居然是儿子给他起的。

赫连东山的儿子名叫赫连西楚。他也只有这么一个儿子。

赫连西楚原来不叫赫连西楚，他叫赫连华生。这是赫连东山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个念想。华生是福尔摩斯的搭档，他希望唯一的儿子将来能接他的班。可这个后来叫赫连西楚的年轻人，私自把父亲给起的赫连华生改成了赫连西楚。

在虚拟的世界里，赫赫有名的“西楚霸王”，就是他的域名。他父亲叫赫连东山，他改名为赫连西楚，还自称“霸王”，很有点与父亲对着干的意思。

其实，就个头而言，赫连东山更像“螳螂”，如果绰号为“螳螂”或许更确切些。他人瘦，个高，身柴，臂长，走起路来一探一探的，就像一个行走的暗蓝色的衣服架子（当年公安制服是蓝色的）。况且他还有许多不良嗜好。比如：吸烟、喝酒、寡言，再加上脾气暴躁……在儿子眼里，简直就是个暴君。



鹤寿图(国画) 孟 超

诗路放歌

冬雪之后 ——写给诗人余光中

❁吴相渝

在一场雪中
多年漂泊的游子
最终选择转身于故乡
我开始回忆朴实的村庄
试着维系炊烟的脐带
伫立三十而立的远山
我不能再去奋不顾身的登高远游
开始往回走
退着回到故乡……

直到听见悬挂他乡的
心脏
终止在满天的雪中
对着分离多年的祖国呼喊
故乡我回来了
如一个世纪的钟声
叩响了回归的家门

冬雪之后
再无乡愁

又见初冬

❁张 娜

又见初冬
风歌云唱，燕去空廊
萧萧黄叶满痕伤
旋转摇曳
曾经飞舞的满树芬芳
一叶、两叶，叶叶
飞过红尘 弥亘思念远方的惆怅

又见初冬
落日新低，长榭夕阳
咸锁眉梢
曾经划过的几缕忧伤
一缕、两缕，缕缕
穿越流年 织尽千年回眸的凝望

又见初冬
薄纸瘦笔，倚楼凭窗
曾经炽热的词画诗章
一句、两句、句句
不曾消减 犹恐烟花缠绵损梵行

又见初冬
天长地远，半世癫狂
曾经再见却薄了时光
一年、两年、年年
托付日月 凝固四季轮回的流觞

桩案子，这个案子他没有破。他要记住这个人。

文竹搬回家后，就放在他每天都能看到的角柜上。他是要时刻提醒自己，有一桩案子，他还没有破。

可是，一看到文竹，他就看见了那串钥匙。那串钥匙也一直在柜子上放着。钥匙很新，是新技术的新。也是新生活的新。钥匙是妻子从北京带回来的，那是一套房子的钥匙。

这是一种只有单面开槽的防盗钥匙，用的是日德美意技术的杂合。日本技术是两条曲线，就像是小巧的、不穿裤子的女人，极富诱惑力；德国技术呢，是踱上的一层镀铬，就像是穿裤子

的女人蹬了一双做工精致的长筒细腰马鞍；美国人最精明，不过是加了一坠环儿，很像是给女人配了一顶压有丝穗儿的宽沿草帽；然后再加上一个意大利的、有点黑手党意味的西西里标牌，这就是“洋范儿”了。据说这家挂有洋名公司的在长城内外搬来搬去，摇身一变，就成了中国化了的外企。